不把對手當敵人

如是行過

自鑰

出家一年三個月了，昨夜是第一次連續四天無法闔眼休息。在這之前，也曾經有整夜不眠的經驗，但那是刻意強制自己做的，試驗成功的剎那，還沾沾自喜出家功德不可思議，以爲從此可以醒睡自如，把生物本能——睡魔完全調伏，倒別說什麼「人命無常，呼吸間」令人感傷的話，說眞的，唯一的願望是：充分利用每天廿四小時的時間，將出家以後發現自己的缺憾——解、行不如人，做一個補償，自己才不心虛。

今早，上沙彌律儀時，萬萬想不到竟被自己額頭碰到書桌的響聲驚醒過來，在睡眼惺忪中，彷彿聽到同班學僧壓抑的笑聲，當下，自己還是下了一個決定：如果不能把不倒單練出來，誓不干休！

長久以來，自己一直賣力地踐行著，絲毫不放鬆，幾位出家久的師兄頻頻勸說：「作息要正常，才能保持長久平穩的修行路。」自己表面雖然答應了，卻始終不願改變當初所下定的決心。

原本每天都在大殿佛前打坐，後來學院不許學僧深夜在寮房外獨坐，只好將打坐地點移到寮房；說是打坐，但每天清晨被鐘聲催醒時，總發現自己竟是癱在床上，無力的爬起來參加課誦，初時只是瞌睡連連，這陣子以來卻每在拜佛、問訊，甚至轉身向上時，只稍稍移動兩個脚步，便覺得一直用強力滙集的筋骨都各自崩散了，連腦筋也不曉得該想什麼好；結果總是耗了很多力量才把它們恢復原位，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把它們黏接在一起，唯一的感受是乾、渴。

心裡不禁自忖：「投降吧！高僧大德的修煉大概不是如此。他們一定有超人之處，現代人不可能有不倒單還精神奕奕的，你還是老實一點去睡覺吧！」

「不行，我的解行處處不如人，我必須用睡眠的時間來換取以前所欠缺的薰習！」

「算了吧！你只是空口說白話，如果自己腦筋清醒的話，應該覺察到原來該清醒的時間已漸漸是甘心當凡夫呢？」希聖希賢與現實需要激戰不休，四天四夜都無法作個了結，沒想到決心踐履的事情如此困擾自己。早課結束，踏出大殿只覺遠山氤氳，而自己的心亦有一股難以負荷之感，當早粥畢，唱出最後的一句「所作皆辦」，我再也抑制不住，哽咽的淚水，傾瀉而下。齋堂外竟也大雨滂沱了。

師父召見了，慈祥地詢問著：

「德嚴，你出家前，學的最得意的是什麼？」

「太極拳。」

「太極拳的道理是什麼？」

「圓融，虛實相濟。」

「當習拳的人逢到對手時，怎麼處理呢？」

「師父！太極拳究竟說起來，沒有所謂『對手』，因爲打太極拳的人不把對方當敵人，他只是把對方送過來的力量化解而已，如果確實有需要還手，他也只是適度的阻擋，並不傷害對方。每位學習太極拳的人都必須先建立一個心態：沒有敵人；每一個動作都從意念發，忠忠實實，專心的牽引，動作和力道就都出現了。」

「德嚴，出家修道也是一樣。我們修行的對手就是習氣，但不須以敵人看待它。只要本著一片對出世解脫、圓滿境界的嚮往，老老實實地在現實生活中認識自己的缺憾，不急不躁地化解它，在不鬆不緊中穩穩當當地提昇自我，而不是用猛力去消滅它，欲速反而不達，並且不在外相上和人比較，因爲心念動錯了，只是徒增需要化解的習氣罷了。你懂得我的意思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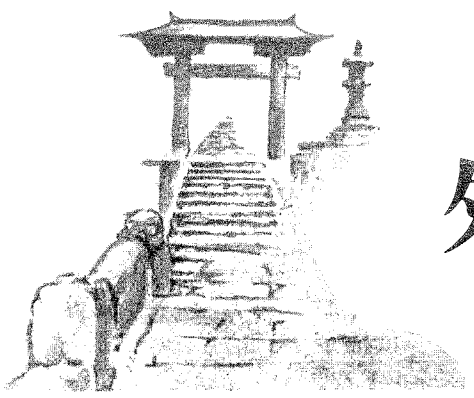
「師父，我瞭解了，謝謝您！」

踏出師父寮房，仰望廊外的空際，已是雨霽天朗，心也像蒼穹中的那道彩虹般鮮明、亮麗。

給睡蟲侵占了：課誦、打坐、上課，那一樣不是，甚至切菜都可以意識模糊地把手指頭給切出血來，事實上，你正在讓原可以接受薰習的機會，一個個犧牲在自以爲是的作法裡！」

「誰說的，古德可以，爲什麼我不行呢？到底我要做高僧，還

裡門 外門



，空天的同不著有外窗、裡窗
……！界世的同不然截是也外門、裡門

頤見／

窗裏、窗外有著不同的天空，門裡、門外也是截然不同的世界！

抖落三千煩惱絲，換上一襲寬鬆的衫褲，在酷熱的夏天，憑添幾許涼意；踢掉高跟鞋，踩著平底羅漢鞋，頓覺可以穩實、昂然潤步，不再搖搖欲墜，金聖歎的「不亦快哉」全上心頭了。跨過虛掩的大門進入僧寮，放眼巡禮這別有洞天的歇處，褐色三尺寬的木床，簡單裡透出勁力，灰色的磨石子地，樸素中躍出光潔，整齊方正的臥具，一如修行生活的有條不紊；懷著虔敬的心，理理床，翻翻抽屜，熟悉這片往後的修學環境，也正式揮別走過三十寒暑的歲月！

雨季過後，後山的青草飽足了滋潤，不到幾天光景，全長到與腰齊高了，肆無忌憚地在山坡上迎風搖曳。午睡後，庫頭師帶領大衆頭戴斗笠，覆上面巾，繫著圍裙，扛起鐮刀，踏上人草之戰的征途。

上了山，一字排開，地毯式前進，嗄嗄的割草聲，伴著幾句幽默的對話，也不覺疲累，個把小時的功夫，大夥兒已上了山頂，往下眺望，高高的草兒已全被擺平，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。衆志成城，幾日下來，整個後山在十幾人胼手胝足的合作下，只賸幾株果樹、檳榔樹兀立其中，野草全成了樹根的堆肥，大夥兒聚坐在山巔觀賞自己流汗的碩果，心中不禁暗歎：和合之力，不可思議！

上山的日子結束後，大夥兒轉移陣地至大殿廣場前的菜園。那兒有亂草雜生的鳳梨田，成熟待收的甘蔗，還有一片曠廢多時的空地等著播種花生，對城市長大的我，每一件都是新鮮活兒，雖然汗水滴濕了衣服，腰酸難受，心却有解脫的舒暢。深深地吸一口混著青草氣味的泥香，感受那回歸大地懷抱的雀躍；夕陽下，席地趺坐，啃著剛收成的甘蔗，蔗汁的清甜潤澤了乾渴的喉嚨，我驚喜於大自然生機的奧秘——育載萬物，滋養一切。從大小姐的生活到披著圍裙上山下田、犂土掘地的出家生活；從書本的世界到鋤、鐮的天地，門裡門外大概只有跨過的人才能知道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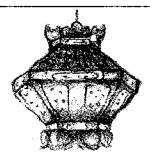
猶記得那是颱風過境的隔天，清晨，提著行李，告別家園，準備踏上生命的另一個新家，一路上只見道路兩旁，橫躺著傾頹倒塌的樹木，滿地零落散佈的垃圾，回想過去三十年生活的染濁，所養成的一切習性，不也如眼前的垃圾，污穢得令自己唾棄嗎？走進香光寺山門，我矢志要像清道夫般，每日以佛法甘露滌盡往昔所造的諸多惡業、習性，清除屯積在心靈的垃圾。師父說：初進佛門，要將過去崇高的地位、學歷，輝煌的記錄，暫且都放下，像個新生嬰兒，一切重頭學習，包括怎麼走路、掃地、穿衣……，領執事則不論推柴、燒飯、除草、種甘蔗，採花生、搬石子……要捨下身命，在疲累中體悟修行的禪樂，在汗水中思惟工作背後的精神意義，也要踩著自尊接受刺痛心扉的指導、磨鍊，激發出自以爲沒有的潛能：十八般「武藝」樣樣都要學，上台能文，下台能武。

所謂「大衆薰修悉勝進，十地頓超無難事」，感謝一年來的佛門新生活，在師父、師兄的潛移默化中，除去不少習氣。生活的舞台上，每一個人隨時都是主角，也隨時都是配角。全力的投入，學習才能生根，也才能吸收到更廣面的「營養」，促進自己的成長，當發現自己正一層一層地蛻變、脫殼時，總願能早日花開見佛，我這樣的期許著。

湧泉之歌

晨心

子鐺／



●叩

「叩！叩叩！」板聲劃破山寺的寂靜，師父們又開始了他們一天的生活，步出寮房，滿天的星光潑灑了我一身，到底是晝還是夜？我竟也分不清了！是星子們眷戀著昨夜，不肯離去吧？不然，爲什麼還有幾顆離群留連在人間的屋簷上呢？

●鐘　聲

鐘聲從大殿悠揚地盪出，穿過山谷，傳向人間，我不禁想起了鐘聲偈：「願此鐘聲傳法界，鐵圍幽暗悉皆聞，聞塵清淨證圓通，一切衆生成正覺。」迷夢中的衆生，可曾聽到這召集有緣人的鐘聲？站在台階，回望大殿，那光影低眉俯視的佛菩薩，心鏡頓時清亮起來。此時師父們已著衣上殿，我也趕緊隨後，鐘聲已歇，鼓聲方起，一聲綿密一聲，一陣急似一陣，把我帶到另一個悠遠、不可知的境界……當鼓聲停止，三陣寶鐘鼓、木魚應過，那如潮的梵音，便從四面八方湧來，一波接著一波……

●楞　嚴

「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」，法音來自楞嚴會上。二千多年了，聖人的身影何在？何處尋覓？「銷我億劫顚倒想」，誦到這句，我的淚已忍不住流了下來，是多少劫的顚倒，才會輪迴至今啊！「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爲報佛恩」，這又是一份怎樣的願力？看著身披袈裟的師父們，莊嚴堅定的神情，「五濁惡世誓先入」、「還度如是恆沙衆」，誰說他們無情、消極，他們才是世間最至情、最熱愛生命的人吶！而我們是否也有這份對自己生命抉擇的堅持呢？

●波羅蜜

長長的楞嚴咒、十小咒、心經誦過，纍纍如貫珠的經聲，至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，那潮湧的梵音已把人推到另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。那裡有藍藍的天、淡淡的雲、輕輕的風……，「上來現前清淨衆……」，此刻彷如行船至一條美麗的江上，兩岸有花皆香、有樹皆綠，而輕舟已過萬重山……。慢慢地感到自己的步伐移動了，原來，大家已在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的聖號中步出了大殿，脚下的石子廣場正沙沙作響，燕子緩緩迴旋於空，剪裁著夏天清晨的雲角，空氣裡流動著「含笑」的花香，晨曦已從朝霞中迸出了微光。

●繞　佛

唱著聖號，邁向那一脈山巒，看青山多嫵媚！我願追隨佛陀的足跡，循著所有修行人走過的路，走向群山深處，也走向人間……「觀音菩薩、觀音菩薩……」，一個轉身，隊伍已走回大殿。看！佛菩薩正微笑的等待我們！等是不歸歸便得，故鄉風月有誰爭？我要走向佛菩薩，走向那美麗、光明的故鄉！

●皈　依

回到大殿，仍思索著：「如何走回極樂故鄉呢？」只聽維那師父又起腔，大衆唱道：「自皈依佛……」，啊！是的，皈依三寶處，正是我生生世世走向佛道的基點。從「體解大道、深入經藏、統理大衆」出發，就是要走到「發無上心、智慧如海、一切無礙」的目的地，所有修行人都這樣踐行、發願，「當願衆生」，也如是學！

●護　法

走在漫長、遙遠的菩提路上，是否孤單、寂寞？不！你聽！「韋陀天將，菩薩化身，擁護佛法誓弘深……」菩薩就如慈母從不捨離孩子，不管孩子是否憶念母親，菩薩依舊千手千眼，應化在萬丈紅塵中，伴隨我們、帶領我們，而宇宙間也正有一群走在艱辛路上修學菩薩道的行者，雖是流血、流汗，卻無怨、無悔。當下，我想把我的身影化成一盞明燈，爲所有走在我後面的人，驅走黑暗，帶來光明……望著韋陀菩薩莊嚴的法相，我默默地許了這個願。

●餘　音

早課後，走出大殿，天空正藍得透明，「今日又是個好日！」我想。